

## 阅评天地

## 乡愁让生命如此丰盈

## ——张雷散文诗近作印象

○李松璋

眷恋故土是人类共同而永恒的情感。人的血肉里与生俱来地带有怀乡、思乡的天性，那是生命的密码，在古往今来的诗词歌赋里，这种人皆有之的情感，被诗人命名为“乡愁”……

乡愁是一个人无药可医的病。无论是远走天涯，漂泊异国的游子，还是隔山隔水遥望，虽咫尺之间而不能往矣的异乡客，都会生出或深或浅的惆怅，或悲或恸的感伤。

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高适“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马致远“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白居易“一看肠一断，好去莫回头”、崔颢“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都是乡愁；余光中“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也是乡愁，诗人们对故土情感的袒露，最不需遮掩和克制，无论名气多大，地位多高，年岁多长，为思念家乡而动情、流泪、下笔千言，都让人为之肃然起敬，并感同身受。近读诗人张雷的一大组散文诗作，浓浓的乡愁扑面而来，拳拳赤子之心令人为之动容。

## 乡愁无处不在

我和张雷素未谋面，只是诗来诗往，但是凭直觉，我觉得这位警察诗人，应该是平和内

大家对影片的热情，与其说是赞扬影片质量，倒不如说是在精心呵护我们自己的英雄和品牌。这是我们对精品电影的庇护，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对艺术价值的推崇，对文艺作品真善美的呼唤……

## 我们看的是情怀

○张刚

看了电影《战狼2》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可是心中总觉得有话要说。

上一次看电影还是陪儿子看他喜欢的动画片，至今也有两年没有进入影院了。有时觉得，为了音效和特技到影院看电影没有太多必要。《战狼2》实在过于火爆，虽然我并不会根据火爆程度来选择电影，但是一部影片的影响形成一种社会现象，还是很出乎我的预料。我想看看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片子，到底是什么力量将它捧上了神坛。

整体来看，这是一部不错的片子，但是个人觉得还不足以称得上是现象级的影片，与现在的票房成绩多少有一点名不副实。当然它之所以如此火爆，首先还是影片质量上乘，剧组认真精心投入，演员真诚付出。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影片的“爱国”主题很鲜明，而爱国主义在我们这个国家是有着悠久传统的，从古时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到近些年持续不断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的家国情怀和爱国热情早已深入骨髓。

百余年的积贫积弱，让我们心里永远都会有一片伤痕，渴望强大渴望尊严的民族自尊心亟需呵护。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我们远离战争已经近四十年，几乎没有自己的英雄偶像。所以影片塑造的冷锋一出现就大受欢迎，那是集个人英雄、爱国主义、动作明星于一体的标签，那是代表着我们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的主角，我们在一瞬间被他的热血、激情、职责、担当所点燃，被影片中中国国家形象和力量所感染，跟着影片节奏时而激情澎湃，时而泪流满面。

观众对影片所表现出来超乎寻常的热情已经超越了影片本身，无论是一再购票观影、习惯性的每日关注票房，还是热情发表影评、众口一词推荐，把本来离我们很远的东西硬是变成了自己的事情。事实已经证明，我们身上流淌的血液始终是热的，我们的心里始终是把国家放在自己最重要的位置，影片所带来的效应就是最好的明证。

大家对影片的热情，与其说是赞扬影片质量，倒不如说是在精心呵护我们自己的英雄和品牌。这是我们对精品电影的庇护，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对艺术价值的推崇，对文艺作品真善美的呼唤。或许我们都是以此希望国产影片能够早日走出狗血、抄袭、肤浅的泥潭，希望真正用心付出的电影人能够得到应有的肯定和回馈，希望逐渐扭转文艺界娱乐至死、拜金主义肆意横行的不正常状态，希望热血、爱国、担当、真诚的主流律能够重新回到社会和自己身边。在我看来，大家的热情持久不息，影片的票房和口碑持续发酵，正是因为它已经超越了影片本身，形成一种社会现象。

对于《战狼2》，我们看的不是电影，而是情怀和希望。

## 阅读·悦读

投稿邮箱:yueduzz@163.com

敛的，内心细腻，感情丰富。他对故土的那份情愫，从散文诗作的字里行间清晰地传达出来。从未读过哪一位诗人写了这么多同一主题的诗作，无论在想象中，还是在现场，或是在梦中，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声一息都是他的寄寓之物，都连接着他日思夜想的浓重乡愁，它们都有一根看不见的线，牢牢地系在张雷的心上，稍一触动，便会让他心潮澎湃，泪湿眼眶。如果说，对于一般人而言，乡愁是一种会让他偶尔感时伤怀、偶尔心口疼痛的想念，对于张雷来说，乡愁这两个字，可能就是他的命，是他全部文字的意义。

随风飘逸的缕缕炊烟、新酿溢香的米酒、无水的池塘、犁铧、雁阵、鸟鸣、柴门……这些物象似乎都是举目可见、伸手可触的东西，是每个人心中故乡的基本元素，也是最容易被忽略、被遗忘的东西。从乡村走进城市的人们，眼下所怀念和渴望重新拥有的，多是新鲜的空气、清澈的河水，还有夜晚的安静。是厌倦了城市的喧嚣、巨大的生存压力之后，想找回曾经的纯净、安全和美好。用不了几天，乡村的原生态、不方便又会让他们难以坚持和应对了，又开始怀念城市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了，然后，再以堂而皇之的名义回城，乡村再次沦为酒桌上的谈资、轻飘飘的感叹，或手机里很快便会被忘记甚至删除的自拍。而张雷的乡愁，是那样朴素、平静、自然、贴切，又是那样的真实、忧伤。他会在村口被遗弃的树墩旁，细数一棵古树的年轮；他会轻轻地抚摸古宅歪斜开裂的老墙，听它诉说岁月的风雨如何粗暴蛮横地对其施与的无情侵蚀；他会看到袅袅炊烟漫过谁家的房檐，鸡鸭在村路上踉踉寻觅远去的主人；他会听到犬吠惊吓了陌生的路人，并为此而担心和关切，以村庄主人的身份，对陌生的路人深

怀歉意……总体来说，故乡的变化是不大的，张雷的内心也时时在感叹“今天的村庄还唱着过去的歌谣”，但同时，他也准确而诗意地捕捉到了村庄的细微变化：“自来水登堂入室和灶房的锅碗瓢盆窃窃私语，水泥路走村串巷惦念老家的方位”。这样有声有色的形象化曲写，让灵动的细节和独特的角度有效分解了过于现代的直硬名词对诗的伤害，避免了当下表现乡村进步和变化的许多作品中所存在的苍白与直露。

## 母亲是乡愁的灵魂

无法想象，一个人的乡愁里，会没有母亲。有母亲才有家，没有母亲的村庄，是不确定、不完美、不动人的，乡愁两个字也会失去情感的分量。张雷的这组乡愁散文诗当中，也写到了母亲。白发苍苍的母亲，端坐在灶台前，心事重重地生火做饭。为何会“心事重重”？我猜想，一定是为了儿女。天下所有的母亲都是无比坚强的，生活的苦难从来摧不垮她们，面对强盗和困厄，她们绝不会流泪，唯有面对儿女的前程和命运，才会“心事重重”，才会独自垂泪。“袅袅炊烟，熏老了母亲的容颜”，用“袅袅炊烟”自然而巧妙地替代“岁月”，将笼统、广大的时间概念随意之间化作乡村具体的意象，我们仿佛看到，坐在灶台前的，是自己的母亲，亲切感油然而生。“一缕炊烟追逐另一缕炊烟，它们围绕着母亲打转，呛得母亲双眼流泪，”这写实般的情景白描之后，诗人笔峰一转，坐在灶台前烟熏火燎的平凡母亲灿然升华：“在袅袅炊烟里，母亲就是烟火味浓的慈心”！

一写到母亲，张雷的文字便如同溪水突破石头的阻挡，滔滔不绝，笔在纸上擦出的声

音，竟如赤子献给母亲殷殷的歌谣。

张雷是一位懂得感恩的诗人。他时刻记得：娘用满手老茧和苍苍白发哺育了我的前程，我必须用汗湿衣背和开心的笑容，浇灌母亲的希望。“我是娘精心放飞的一枚风筝，娘是我为乡愁疗伤的一味苦涩中药。娘的心血，一半用来侍弄生机勃勃的庄稼，一半用来经营烟熏火燎的灶房……娘飞针走线，缝补生活里点点滴滴的缺失与遗憾；我夜以继日整伤身边的沃土与荒原。娘的背驼了，腿脚没有了往日的灵便。看着岁月的褶皱爬满了年的脸，我的心里塞满惶恐和歉疚。（《我管母亲叫娘》）

没有过多的华丽和奇诡夸张，甚至，也不过度追求所谓的哲理。其实，往往是最朴素最真实的诗句、最简单最纯粹的情感，才最有可能成为永恒之经典。

## 用复调创造诗意

张雷特别善于在散文诗创作中运用复调的艺术表现手法。一咏三叹，但悲喜有度；节奏舒缓，却涌动激情。他的目光抚摸过故乡所有的物、事、人，每一处都引起他深藏于血肉的乡愁，他对故乡的记忆是完整的，美好的，诗意的，不仅观察细腻，而且充满机趣和发现：“尘土柴屑安安稳稳躺在村巷的地上，故意不和风儿搭腔。”“自来水登堂入室和灶房的锅碗瓢盆窃窃私语，水泥路走村串巷惦念老家的方位，”“风儿巡查倒塌的一截院墙，院墙的主人身在何方？风儿亲近在村巷里流浪的猫儿和狗儿，狗儿猫儿的主人是否奔赴了向往的天堂？风儿欣赏那对鹤发童颜老夫妇收音机里传来的戏剧唱腔，那对老夫妇身后还有多少幸福时光……”

最好的诗歌，包括散文诗，都具有节奏性

## 奏响中韩民间文化交流乐章

近日，我市一民间中老年艺术团一行36人，应邀赴韩国进行文化交流及文艺演出活动。据悉，这次中韩民间文化交流活动在中国驻韩大使馆进行，由中国在韩侨民协会总会、韩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联合总会主办，首尔华星艺术团承办。

中韩演员以女声合唱《请到我们枣庄来》、韩国歌曲《大长今》拉开了文艺演出的帷幕，又在大合唱《铁道游击队》插

曲、韩国歌曲《阿里郎》动人的旋律声中结束，演出现场气氛十分热烈，节目精彩，掌声不断。演出结束后，中韩演员互换礼物、依依不舍，合影留念。（**冀云玲** 摄影报道）

**下图：**演出结束后，总会会长向我市的民间艺术团体赠送“中国在韩侨民协会总会”、韩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联合总会”会旗。

**右图：**中韩演员在后台候场。



## 痴情乡村的缠绵与缱绻（组章）

○张雷

记住村巷里曾经的笑脸和远去身影，只是想让未来的时光多一份乡村特有的舒适与安逸。

风过村巷，有时兴奋得手舞足蹈，有时暗自垂泪忧伤。

在村巷经年累月穿行，祝愿风儿每时每刻朝气蓬勃每时每刻心情舒畅。

## 桃花开满回乡路

风轻推柴门，送来久违的问候。

旷野的积雪神情黯淡，在与艳阳对视的瞬间泪流满面。

娘倚在柴门前，把儿的乳名唤了一遍又一遍，外出打工的儿子怎么一声也没有听见？虚掩柴门，娘围着破败的灶台生火做饭。儿闻到饭菜的香味，会不会早点返回家园？

让春风捎上一封沉甸甸的家书，里面有娘的唠叨有娘的挂牵。娘眼泪汪汪说，家门前的桃花开了的时候，儿呀你能回趟家看看吗？

风绿江南，儿子似乎在梦里听见了娘的呼唤。不能回家陪娘过年，是等着工厂里发放工钱。举头仰望异乡的圆月，回家的念头

在泪眼里打转。

家门前的桃花在阳春三月绽放笑脸，儿子一定回家看娘一定到爹的坟前祭奠。

掐指数算着时间，早早预定了返乡的车票。在赶车回家的前夜，儿在板床上辗转难眠。把浸着血汗的工钱数了一遍又一遍，想着给娘买些好看的衣服和精美的糕点。

叩打柴门的门环，想听听娘开开心心唤我的乳名。娘三步并作两步走，颤颤巍巍打开了柴门。

门前的桃花在我唤娘的声响里次第开放，桃花的笑脸就是家给我的温馨就是娘给我的温暖。

## 乡村四月天

紫燕筑完新巢，开开心心撩拨满池碧水。流水声荡气回肠，耕牛兴冲冲奔走在田垄上。

杏花急急匆匆卸妆谢幕，桃花涂脂抹粉登台竞妍。

油菜花用金灿灿的赤诚，为接近尾声的花事打着接力。

春天的大戏，在花开花落里精彩演绎。

和音乐性。诸多的细节、意象、思想、哲理、象征、故事、冲突和发现交织在一起，由一个人咏叹的单声部，组合成多人共唱的多声部，此强彼弱，相互烘托，虽层层叠叠，但旋律清晰，最后，同声达到戏剧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高潮部分。

谁家的炊烟漫过了房檐，谁家的犬吠惊吓了路人，谁家的院墙新添了裂纹，谁家的鸡鸭在找寻逝去的主人……风在村巷里漫不经心地行进，制造着解不开的谜团。（《风过村巷》）

这些诗句，似乎配上音符就可以歌唱，层次和节奏感十分丰富，也极为鲜明。许多散文诗人在创作中都有意或无意地运用了复调的艺术手法。记得耿林莽先生在一篇专论“复调思维”的文章里，曾经引述另一位散文诗的革新者和引领者许淇先生的论述：“散文诗是两根和弦以上的双调性结合；它应拨动意象的和弦——交织、复叠、重叠、并列……它可以表现时值、速度和生活节奏的急剧交衍，表现现代生活中现代人的潜意识和深层意识。它甚至可以出现不谐和音，那将是富于暗示的多层次、多声部的交响音乐。”当然，繁复不是堆砌，交织也不能混杂，在运用复调创作时，把握住主体旋律和思想非常重要，不论声部多么繁复，不论想象走出去多远，海阔天空，最后还是要回到作品表达的主体上，形成一部厚重而丰富的交响，让人合上书卷仍感觉余音在耳，情感的震荡历久弥新。

可喜的是，张雷也自觉地加入了尝试这一创作手法的行列。当然，他的探索和实践还不止于此。以庞大的组章吟咏同一个主题，这本身也是一种清醒的“复调”意识，让他的乡愁，由个人内心的清浅情绪，走向每个人的集体记忆和认知，走向深厚与宽广。